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總録卷十六

明 楊慎 撰

官爵類

尚字平音非

劉熙釋名曰尚書者何也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韋昭辯釋名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也尚衣尚食亦然慎按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尚書

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主漢制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則尚猶承也尚猶奉也韋昭之觧上合左傳下協漢制比於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

虎爪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小鳳小儀

唐人以中書舍人為小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師𩊧敦

鍾鼎古文有師𩊧敦𩊧步卧切朴也又步俟切或云即冦字師𩊧者古司冦官也師𩊧敦考古圖博古圖皆不載獨見于熊朋來鍾鼎韻其字畫一一奇古在鍾鼎古

文中亦獨行書之蘭亭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為長流帝王紀云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也亦猶今稱刑官曰白雲司也

刺史太守不同

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為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

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頴川汝南六郡國兾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内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隷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兾兖徐青荆益梁并幽交為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為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人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静寛仁有愷悌之徳太守之職也

三公

古之三公論道經邦後世三公則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唐史所云禁聲伴食宋代所云歛迹縮手者居之張禹孔光李志曹蜍由此其選也漢唐以來三公濫受莫甚于宋之宣和所授非人固不待言而名體有未正者蓋鄆王肅王輩為之是以子為師傅也童貫為之是以厮役為師傅也近代又以十三身襲富平侯及平生不讀半行書者為之不知何道可師何德可傅何功可保乎

封建

唐太宗議封建李百藥以為不可魏徵以為事雖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説其度之審矣顔師古則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不近于古之中立兩可今之阿意二説乎諺云房上好走馬只怕躧破瓦東瓜做碓嘴只怕搗出水其師古之類乎

僕射

朱文公語録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

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于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為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青鳥司啟

左傳青鳥氏司啟者也注青鳥鶬鴳也鶬鴳於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啟又按易通赴驗立春鶬鴳鳴楊柳津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蠏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蠏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録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

乞符竹但憂無𧍪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逺即用其事為詩良愛其語也

史記齊世家云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亦云齊頃公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按左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司馬遷誤讀玉為王故遂節為此謬說耳孔穎達正義云吾取之

將軍官名古矣不始于漢也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為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孟子

慎子為將軍後漢書西南夷傳帝嚳時有吳將軍但其說虛誕不可信也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為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蓋避南面之故歟

尚書伯冏說文冏作臩唐杜佑奏省官疏云伯景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則冏伯是也冏與景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博物類

天一生水

易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為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太白梁甫吟

李太白梁甫吟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蓋用尸子載中黄伯及莒國勇夫事而楊子見蕭粹可皆不能注今録其全文于此尸子曰中黄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于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

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

觱發

觱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毛注云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後人雖誦之不知觱發何以為風寒栗烈何以為氣寒亦是皮膚之見隨人耳且昔人所謂用則不差問則不知者也按說文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觱栗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所以風寒謂之觱發也吳下田家志引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正謂

風吹籬落其聲似感栗與詩意合嗚呼田夫之諺乃可發明周公之意信乎芻蕘當詢而葑菲宜采也然不獨俗諺書傳可互證者亦多莊子云地籟則衆竅是已其曰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是籟之實也林肅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出風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在耳予觀周公之詩感發二字尤為簡妙又莊子說風之祖也淮南子云風之過簫清濁各異亦以風聲比簫聲也字書颹颬風聲也

亦以風聲比瑟聲也總言之曰簫瑟是也宋玉所謂衝孔動揵及殷仲文所謂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皆可互證○臧字從二或相倒音悖楷書難於結構從咸者訛體也隸省作腻又作䏚○栗烈謂寒氣凜冽使人戰栗也故氣寒謂之栗烈論語注疏云栗至罅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象由此觀之臧發栗烈初皆是實字後人不得其解例以連綿虛字用之朱子答楊元發書云字義音韻是經中一事先儒多不理會不知此等

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亂說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但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予之解經或有異於朱子者非敢立異也亦補朱子所望於後學餘意之萬一也陳氏樂書云大者九竅名籥中者六竅名風管尤可證風聲籥栗之說

水性

水性不同予於續録詳之矣近閲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鑒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

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瘙終無痟酲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豹文鼠

郭璞爾雅序豹鼠既辨其業益顯注謂漢武帝時孝廉郎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又摯虞三輔決録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

得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鼮鼠也見爾雅詔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匹此事蓋兩見

梅社

白虎通引逸書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槐陳祥道曰後世宋有楳社漢有枌榆社楳古梅字也梅社事惟見此亦可為梅詩事料

蝢當

蝢當爾雅謂之王蛈蝪鬼谷子謂之蛈鬼唐劉崇遠金

華子謂之鈎駱槖兒童諺云顛當牢守門蠮螉寇汝無處奔范石湖詩恐妨胡蝶鶯夢笑倩顛當守門

竹香

竹亦有香人罕知之杜詩風吹細細香李賀詩竹香滿幽寂粉節塗生翠

禮樂類

周公用天子禮樂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

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宫傳遂縁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傅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冤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

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乎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逺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

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偽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

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杞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為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

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于是效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為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高宗梁闇

尚書大傳子張問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隱痛也隱或為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高宗梁闇非孔子解之曷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世知諒陰仇餉為何語哉今之尚書其為梁闇仇餉之比者多矣生乎千世之下一一

欲强通之難矣哉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

叶而照卒不知元豊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本説而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為工師所易而懵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芳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姤

前倨强而無本類如此其説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為第一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緑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絶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為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裝嚴寺段師善

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加奬異常乃令崑崙彈一曲叚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叚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叚師奏曰且待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叚師之藝矣朱子答人論詩書曰來書謂漱六藝之芳潤良是但恐舊習不除渣穢在胷芳潤無由入也近日有一雅謔可證此事有一新進欲學詩華容孫世其戲謂之曰君欲學詩乎必須先服巴豆雷丸下盡胸中程文策套然後以楚辭文選

為冷粥補之始可語詩也士林相傳以為笑葢亦叚善
僧忘本領朱子除渣穢之意

女媧配享功臣

宋政和中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
之葢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
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
充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之臣也豈云傳記
闕乎若以為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金提軒轅氏之

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往如此

卦名類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黄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況成周之世哉蓋劉

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説卓而正矣愼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悦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愼又以為此説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内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嗚呼歆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使大儒如朱子猶售其欺學術害人慘於洪水猛獸信哉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干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兊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

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黄帝之易大成為後天子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卦爻名義

易者蘆蠦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嘔雹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犀之名猪神是矣彖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豨神犀形獨

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為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葢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窻也其字象窻形今之象眼窻也一窻之孔六十四六窻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小大也

龜卜

唐李華謂龜卜之法當廢余竊是之葢聖王以麟鳳龜

龍為四靈而獨於龜刳之煑之何其慘也擿巢毀卵則鳳不留刳胎剔孕則麟不遊聖王禁之何其仁于麟鳳而不仁于龜也書曰魚鱉鳥獸咸若龜卜之法盛行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用之一歲殺龜何啻數百萬是鱉亦咸若而龜獨不咸若邪古者重龜卜亦上世習俗之故聖人不能遽廢也龜筮皆有書孔子贊易而不贊龜蓋亦欲崇此廢彼也自孔子贊易之後筮法盛行卜法廢矣亦不見後人之迷於吉凶也且惠迪從逆吉凶

在人龜何知焉傳稱武王伐紂卜龜而龜焦以至仁伐不仁何事于卜卜之不吉將遂止乎是敗大事不細也其後漢高帝入關不聞其卜龜吉而始勝也至漢文帝將入繼乃猶龜卜頖得吉兆若其不吉將遂不行漢之大事去矣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不忍龜之死欲貸之反覆千百言愚謂元王之不忍于龜即齊宣王之不忍于牛也二君其有仁心者哉宣王以羊易牛善矣元王聽衛平得龜可霸之說卒殺其龜何曾聞元王之興且

霸乎余以為龜卜釁鐘皆可廢也且古之釁鐘與鼔以為除去妖灾也今世此久不行亦未見鼔鐘之為人妖灾也

外字解

内外字皆會意入門曰内夕卜曰外夕卜之義難解説文注云卜尚平旦夕卜於事外矣此意料之言眛目而道黑白者也按唐六典引古占卜法云内卦為貞朝卜用之外卦為悔夕卜用之此義始白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股腓其說甚異然咸恒為夫婦取象容有此也

飲食類

酺字解

會聚飲食曰酺酺之為言哺也以食曰餔以飲曰酺詩曰以開百室鄭氏箋曰百室出必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周禮族師祭酺注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田有蝗螟厖有馬瘟皆祭之祭畢而合

飲遂名為酺也校人冬祭馬步杜子春云步即酺也則其音當為步也春秋緯云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後世酺祭廢而羣飲有禁漢世有賜酺之典丘文莊謂禁民飲尚不可況導之使飲乎此言殊未當終歲勤動豈無一日之歡乎牛飲以亡殷虎酣以敗楚者酒也三爵而將德百拜以成禮者亦酒也奚可因末流之亂而廢本始之治因庸醫而廢藥因庸將而廢兵可乎哉太祖制不立酒禁不賜酺恩但教民毋

多種秫以妨民食斯則張弛之道同于文武而過于漢唐矣酺今韻音蒲

䴸䴹

干寶周禮注曰祭用䴸䴹晉呼為環餅又曰寒具今曰饊子

粔籹蜜餌餦餭

楚辭粔籹蜜餌有餦餭王逸注餦餭餳也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衆味甘具也朱子注

云以米麪煎熬作之寒具也可山林洪曰楚辭此句自是三品粔籹乃蜜麪之乾者十月開爐餅也蜜餌乃蜜麪少潤者七夕蜜食也餦餭乃寒食寒具也

寒具

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涴之後遂不設寒具齊民要術幷食經皆云環餅世疑饊子也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黄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匾佳人纒臂金蓋以寒具爲饊子也

宋人小說以寒具為寒食之具即閩人所謂煎餔以糯粉和麪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汚物具可留月餘宜禁煙用也林和靖山中寒食詩云方塘波緑杜蘅青布穀提壺已足聽有客初嘗寒具罷據梧慵復散幽經則寒具又非饊子並存之以俟博古者

醑醨

醑首酒也今曰頭酒醨尾酒也

糲糳毇精

左傳粢食不鑿字當作糳精細米也詩召旻彼疏斯粺鄭玄曰疏粗糲米米之率糲十粺九糳八侍御七又九章算法云粟三十為糲三十粺二十七糳二十四御二十一皆三之一也或曰粟一石為糲米六斗舂一斗為粺九升又云為糳則八升米之細者乃窮於御通於糳楊桓六書統曰糳米五升舂為四升曰毇為五減而四也古篆作㗊象四⊙以見意小篆作㗊毇米減而三曰晶古篆作晶象三⊙以見意糲而糳糳而毇毇而晶細

之極也魏校六書精緼曰精粹字皆從米精者何也米之脫粟也色微黄赤人皆知其粗也糠去而白榖矣未也糳矣未也舂而近心矣色微若青此生意所函也粹者何也始而礱米殻也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玨米去翳也乃後瑩然玉粒萬粒與一粒同雖欲去之無可得而去矣學問之極功猶是易曰純粹精也其是之謂夫

○慎按說文一斛粟舂為九斗張晏曰七斗九章算術曰六斗古者斛受十斗一石粟無九斗之理當以九章

算術為是○又按緯書引孔子之言曰七變入臼米出甲謂磑之為糲米也舂之則粺米也師之則糳米也酋之則毇米也又蘖擇之暘䁟之則為晶米即九章所謂侍御米之細者窮于御言其可御于君也以字言之則臬字從臼從米即古文毇字後人加殳複且贅矣丵入臼即古文鑿字丵士角切音與鑿同插簡于地也舂粟以杵亦象插簡于地之形故說文云鑿字從毇省則鑿加米已贅又加殳于傍益贅矣皇象章草止用鑿而漢

碑隷字變作遝可證之古字之始因附著之

飯曰一頓

俗語飯曰一頓其語亦古有之賈充傳云不頓駕而自留矣隋煬帝紀云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元微之連昌宮詞駈令供頓不敢藏文字解詁續食曰頓

蜜雲龍

蜜雲龍茶名極為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畧晚登蘇門子瞻大竒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

來必令侍妾朝雲取蜜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蜜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畧也山谷有鬲雲龍亦茶名也

脯腊

周禮腊人掌乾肉脯腊膴胖之事脯之為言脯也晡時而成也腊之為言夕也經夕而成也周易噬嗑有乾肉之文古注云朝曝而夕乾又曰晞於陽而煬於日曰乾非如今人之臘肉經臘而成也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又

服食家陳臭醃藏皆禁不食則古人脯腊之制亦養生之法也

藝文類聚束晳餅賦有牢九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九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為何物後見西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九湯中牢丸九字乃是丸字詩人貪竒趂韻而不知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牢丸今湯餅也

陸羽茶經言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

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
炙也碧粉縹廘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
飲也膩鬲腥甌非器也

酩酊醉貌晉山簡傳及世説皆作茗艼蓋假借字也又
簡文帝曰劉尹茗仃有實理茗仃亦茗艼也今本一作
茗柯於義不貫

丹鉛總録卷十六

丹鉛總録卷十七

明　楊慎　撰

干支類

六情

申子為貪狼寅午為廉貞亥夘為陰賊巳酉為寛大戌丑為公正辰未為奸邪六情者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已為刑情庚辛為冲情壬癸為鉤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好惡哀樂也好行貪狼惡行

廉貞喜行寛大怒行陰賊哀行公正樂行奸邪也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注之遺

男女小運

容齋隨筆載日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申而不知其始余按淮南子已載其説矣而不得其解近觀太平廣記引王徑天門子云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

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為木屈也陽氣剛燥至于遇陰言氣和柔辭語畏下明木之畏於金也

庚辛枋

梁元帝賦甲乙之帳庚辛之枋人多不知庚辛枋為何語按後漢書註引馬融西第頌曰西北戍亥玄石承輸蝦蟇吐瀉庚辛之域即此事也

數目類

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即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李筌僞作或信以為黄帝者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冡之萬一而以軒轅之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五行五聲八音次序

五行以生出次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播五行於四時之序言則曰水木火土金而俗稱金木水火土不知何序也五聲以君臣清濁言則曰宫商角徵羽以律吕相生言則曰宫徵商羽角二者皆通惟八音無定序俗云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既無意周禮春官金石土草絲木匏竹亦不得其説

怪異類

玄鳥銜卵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娀音松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孶燕不徙巢何得云銜即使銜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銜而吞之哉此葢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説而不得從而為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葢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

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黄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黄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傅説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

為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侫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誤也

秦檜詐作瑞應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歲無虛月胡致堂所謂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變趣愈奇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吕氏家氷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蔕芙蓉重葩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為是以戲之乎

女媧陵墓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閿鄉縣黄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上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盖女媧亦風姓也事又見喬潭所撰女媧陵記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説亦或不誣乎山西趙城縣亦有女媧墓

水則

蜀灌縣離堆山鬬雞臺之下塹鑿石崖尺為之畫凡十

有一謂之水則水及其九則民喜盡没其畫則民困傍有石刻八分書深淘灘低則堰六字皆秦蜀字李氷所為也見李公允益州記今志改則堰為作堰便失其意亦且不文書以存古

黄龍負舟

淮南子禹南廵江中見黄龍負舟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尸子亦載此事其末句生性也死命也二書不同蓋傳聞之異然各有理致宜并

觀之

視肉

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生如故陶弘景刀劒録漢章帝鑄一金劒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爪人浴輒没不得出宋江隣幾雜志云徐積廷評監稅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者也視肉蓋此類今絶不聞

吠蛤

東坡嶺南詩有云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注不知蛤為何物近覽嶺表録異云唐林藹為髙州太守有牧童牧牛聞田中有蛤鳴（原註嶺南呼蝦蟇為蛤）遂捕之蛤跳入深穴掘之乃蠻酋冢蛤乃無蹤而穴中得銅鼓其旁多鑄蛙黽之狀疑鳴蛤即鼓精也東坡嶺南詩即用嶺南事豈淺學者可注耶

身體類

養以之福

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註謂威儀以致福也福本自有故曰之禍自外來故曰取舊本作養以之福為是養訓作往也致也今本作養之以福誤矣

檀暈

東坡梅詩鮫綃翦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

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諸家註皆不解
檀暈之義今為著之宇文氏粧臺記紀婦女畫眉有倒
暈粧古樂府有暈眉攏鬢之句元微之與白樂天書近
昵婦人暈澹眉目綰約頭鬢畫譜有正暈壯丹倒暈壯
丹太平廣記許老翁傳有銀泥裙五暈羅畫工七十二
色有檀色與張萱所畫婦女暈眉所謂紫沙冪酷似可
以互證也坡詩又云剩看新翻眉倒暈又云倒暈連眉
秀嶺浮

檀色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古詩所謂檀畫茘枝紅也而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多用之試舉其畧徐凝宫中曲云檀粧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背人匀檀注又鈿昏檀粉淚縱横又臂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淺檀蛾是也又云卓女燒春醲美小檀霞則言酒色似檀色伊孟昌黄蜀葵詩檀點佳人噴異香杜衍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匀香汗濕則又指花色似檀色也

素足女

太白浣紗女詩一雙金屐齒兩足白如霜又越女詞云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又云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予嘗戲謂太白何致情廻盼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光戲答云太白可謂能書不擇筆矣聊記以餉一笑予嘗題浣女圖詩純用太白語意紅顏素足女兩足白如霜不著鴉頭襪山花屐齒香天然去雕飾梅岑水月粧肯學邯鄲步匍匐壽陵傍蓋竊病近日學詩者拘束蹈襲

取妍反拙不若質任自然耳

等身書

宋賈黄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意買此好光景

舌柔齒剛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齒剛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可事君

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丹鉛總録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總錄卷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濱

謄錄監生臣黃奕遐

丹鉛總録卷十八

明 楊慎 撰

詩話類

卵色天

唐詩殘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詞一方卵色楚南天註以卵為夘非也注東坡詩者亦改卵色為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耶

解紅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為吕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瑶池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盖五代時人也焉有吕洞賓在唐世預填此腔耶

雙鯉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

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即緘也非如今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况之言耳非真烹也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罩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癡人說夢耶

百東坡

東坡泛頴詩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須溪謂本傳燈録按傳燈録良价禪師因過水覩影而悟有偈云切

忌從他覔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荀子解詩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似戾於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託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攜僕望岨雖託言之亦傷於大義矣原

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痡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説到梁州計程應説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説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為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王雪山論詩

王雪山云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談詩者便謂鳩性拙不能為巢而恒居鵲之巢此談詩之病也今按詩人興況之言鳩居鵲巢猶時曲云烏鴉奪鳳巢耳非實事也今便謂烏性惡能奪鳳巢可乎食我桑椹懷我好音亦美其地也而註者便謂桑椹美味鴞食之而變其音鴞不食葚試養一鴞經年以葚食之亦豈能變其音哉今俗諺云馬蟻戴籠頭例此言亦可言蟻著轡可駕乎宋人不知比興遂謬解若此儒生白首誦之而不

敢非可怪也王雪山南宋人

魚若乘空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淥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意也又古詩水真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無所依

拋墒擊壤

宋世寒食有拋墒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若今之打瓦

也梅都官禁烟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堉堉七禾切或云起于堯民之擊壤

李白詩祖樂府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鑪李白用其意衍為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黄牛暮見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

黄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縁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

半山用字

王半山文梁王墜馬賈傅自傷門人泔魚曾子垂涕又詩曰泔魚已悔當年事搏虎方驚此日身泔魚事出荀子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奥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草木怒生又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

孫思邈詩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為夫婦結為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鑪烈火烘㷿翕赫煙未及黙㷿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于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黙善遷情回性易紫色内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曰中還退藏于密霧散五内川流百脈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德乃敷

陰功乃積南宫度名北斗落籍此詩詞髙古類魏伯陽而世傳者少録於此

方澤杜常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詩句驚人今惟存華清宫一首孫公談圃亦以為宋人近註唐詩三體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葢不欲顯選者之失耳予又見范蜀公文集中有手記一卷記其一時交游名流中有杜常名姓下註曰詩學又宋史有杜常傳

云杜常太后之姪能詩以史與談圃手記參之爲宋人無疑矣如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於世所選諸詩在焉觀者不知其誤何耶鼓吹之選皆晩唐之最下者或疑非遺山觀此益知其僞也

黄眉

後周静帝令宫人黄眉黒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蘂黄無限當山額又額黄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黄半

未成又鵶黄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黄罷其證也然温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蛾間黄之句王荆公詩亦云漢宫嬌額半塗黄事已起於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怪録神女智瓊額黄

詩用數目字

漢宫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窻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煙寺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垜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

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回飆㧐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飆㧐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于敦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飆移鼓摻策杖送拏音盖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詩賦用字

顔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跱衡出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將字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

雅也顔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都矣盖
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薫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
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顔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
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㑹穿衣喫飯茍非
習慣則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宫尹夫人之見邢夫
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譬則士之有所卓
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
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宫釣渭之夫立之尚

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半豹

郭頒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半豹藝愧全牛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

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勝宋人

季札墓碑

陶潛季札讃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季子有吳延陵君碑也此可證其為古無疑秦觀疑其出于唐人未考陶集乎

為善最樂

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己盡用善道是多

樂也東平王蒼曰為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内典云為善若熟種種快樂亦是此意

陳同甫與朱子書

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絶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絶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㸃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予喜其言有切于士病故書之以自警劉安

世嘗云願士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夫立此門户此元祐之士病黄履翁云願士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病也黨籍僞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君子有以招之也

衢州斷碑詩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不全中有句云薄烟冪遠郊遥峰没歸翼可謂竒絶盖六朝人語唐人罕及也

梅谿注東坡詩

王梅谿注東坡詩世稱其博予偶信手繙一冊除夜大雪留濰州詩云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山東民謡云霜淞打霧淞貧民備飯瓮淞音宋稷雪也蓋以有雪為豐登之兆坡詩正用此而注云山東人以肉埋飯下謂之飯瓮何異小兒語耶又祈雪霧豬泉云嵗晏風日暖人牛相對閒人牛字用東方朔占書春與嵗齊人牛並立之語而注亦不引

張説詩

江總折楊柳云塞北寒膠折江南楊柳結不悟倡園花遥同葱嶺雪春心既易蕩春樹聊攀折共此依依情無奈年年别唐張説詩亦云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微變數字不妨雙美

明月可中

劉禹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亭山谷須溪皆稱其可字之妙按佛祖統紀所載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日過中僧律不當

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用可中字本此盖即以生公事詠生公堂非杜撰也彼言白日可中變言明月可中尤見其妙

八角磨盤

朱子語録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裏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

真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而為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杜詩步檐字

杜子美詩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古簷字楚辭大招曲屋步櫩注曲屋周閣也步櫩長砌也司馬相如賦步櫩周流長途中宿櫩亦古簷字也又梁陸倕鍾山寺詩步簷

時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滿顧詩步簷隨新月挑燈惜落花杜公蓋襲用其字後人不知妄改作步蟾且前聯有新月字而結句又云步蟾複矣況步蟾乃舉子坊牌字杜公時寧有此惡字耶甚矣士俗不可醫也

天風海濤

趙汝愚詩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文公愛之遂書天風海濤字於石令人不知為趙公詩也

丁屈朋斜

姜平子天水人仕於苻堅堅宴羣臣賦詩平子詩内丁字直而不屈堅問其故答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此與劉晏朋字未正之對相似

詩用熨字

説文熨持火申繒也一曰火斗柳文所謂鈷鉧也古音鬱今轉音暈杜工部詩美人細意熨貼平白樂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温庭筠詩緑波如熨割愁腸陸魯望詩波平熨不如又天如重熨皺王君玉詞金斗熨秋江晁

次膺詞去日玉刀封斷恨見時金斗熨愁眉

天闚象緯逼

杜工部龍門奉先寺詩天闚象緯逼或作天閲殊為牽强章表臣詩話據舊本作天闚引史記以管闚天之語其見卓矣余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闚天文之秘奥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闚天文杜子美熟精文選者也其用天闚字正本此况天文即象緯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義矣子美復生必以余為知言也

元洪二子題山詩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敬亭不著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言山水在通都易得名也洪震老元人淳安東泉山詩通都大邑人爭馳一泉一石小亦奇雲深路絶無人處縱有佳山誰得知言山水在僻遠人不知也二詩意絶相類亦名言也

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草

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四字似複非複後人决難下也東坡詩朝與烏鵲朝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蘭廷瑞詩

滇中詩人蘭廷瑞楊林人也予過其家訪其稿僅得數十首如夏日云終日憑闌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槐龍細洒鵞黄雪凉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

不睡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浸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氷題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藁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

賈島佳句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為平生之冠而其全集不載僅見于坡詩注所引

古詩用古韻

南平王劉爍過歴山湛長史草堂詩云兹山藴靈詭憑

覽趣亦瞻九峯相接連五渚逆迎浸層阿瘕且引絶嵓暢方禁溜泉夏更寒林交晝長蔭伊余久緇涅復得味苦淡願逐安期生於焉愜高枕瞻音慎淡枕與浸蔭皆相叶為韻蓋用古韻也又庾信喜晴應詔詩云御辯誠膺籙維皇稱有建栢梁驂四馬高陵馳六傳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王城水鬭息洛浦河圖獻伏泉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圍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亦古韻也吳才老

韻補自謂博極羣書而不引此何邪○劉鑠字休玄文選載其擬古二首其別詩惟見此首耳湛長史名茂之其酬休玄詩云閉户守玄漠無復車馬跡衰廢歸丘樊歲寒見松柏身悊淮陽老名忝梁園客習隱非市朝追賞在山澤離離插天樹磊磊間雲石將此怡一生傷哉駒過隙六朝詩令罕傳併紀于此

忠簡武穆詩句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戎馬倥偬筆硯想無

暇也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絶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斕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管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公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嗚呼二公其可謂全才乎

評李杜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

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然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絶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余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魏文帝蒲桃詔東坡橄欖詩

魏文帝示羣臣詔曰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餶脆而不酸

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為酒甘於麯糵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嗌況親食之耶南方有橘醋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東坡橄欖詩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俗諺傳南人說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棗兒已甜了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今觀魏文帝以蒲桃壓橘亦相類可入笑林也

金雖詩

晉末桓玄之亂有金雌詩讖曰雲出而雨漸欲舉短如之何乃相阻交哉亂也當何所惟有隱巖植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雨雲者玄字也短者祚短也盖桓玄滅亡之兆又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不知何語亦如赤伏符之類耳

後考隋書經籍志郭文著金雄記金雌詩

樹如薺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自是俊語梁戴暠詩長安

樹如薺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遥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

韋應物蘇州郡齋燕集詩

詩話稱韋蘇州郡齋燕集詩首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遥池閣涼為一代絶唱余讀其全篇每恨其結句云吳中盛文史羣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强乃類張打油胡釘鉸之語雖村教督食死牛肉燒酒亦不至是繆戾也後見宋人麗澤編無後

四句又閲韋集此詩止十六句附顧况和篇亦止十六句乃知後四句乃吴中淺學所增以美其風土而不知釋迦佛脚下不可著糞也三十年之疑一旦釋之是日中秋與弘山楊從龍飲讀之以為千古之一快幾欲如貫休之撞鐘矣

半山用王右丞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厨禁臠云此意含不盡之意子由

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絶句詩意頗相類按半山詩云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來蔡正孫編詩林廣記乃以若耶溪上踏莓苔一首當之謬矣

艶雪

韋應物荅徐秀才詩云清詩舞艶雪孤抱瑩玄氷極其工緻而艶雪二字尤新又五絃行云如伴流風縈艶雪更逐落花飄御園又樂燕行云艶雪凌空散舞羅起徘

細屢用艷雪字而不厭其複也或問予雪可言艷乎予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廻雪比美人之飄揺雪固自有艷也然雪之艷非韋不能道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盖

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録之

王摩詰遺詩

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一首見于洪覺範天厨禁臠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見于董逌畫跋而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矣

素足女

李白詩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按謝靈運有東陽江中贈荅二首云可憐誰家婦緑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荅詩云可憐誰家郎緑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為月就雲中墮太白盖全祖之也而注不知引

洛陽花雪

何遜與范雲聯句詩云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别昔去

雪如花今来花似雪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云多少
分曹掌秘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
城東憶范雲又漫成一首云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
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二詩皆
用此事若不究其原不知為何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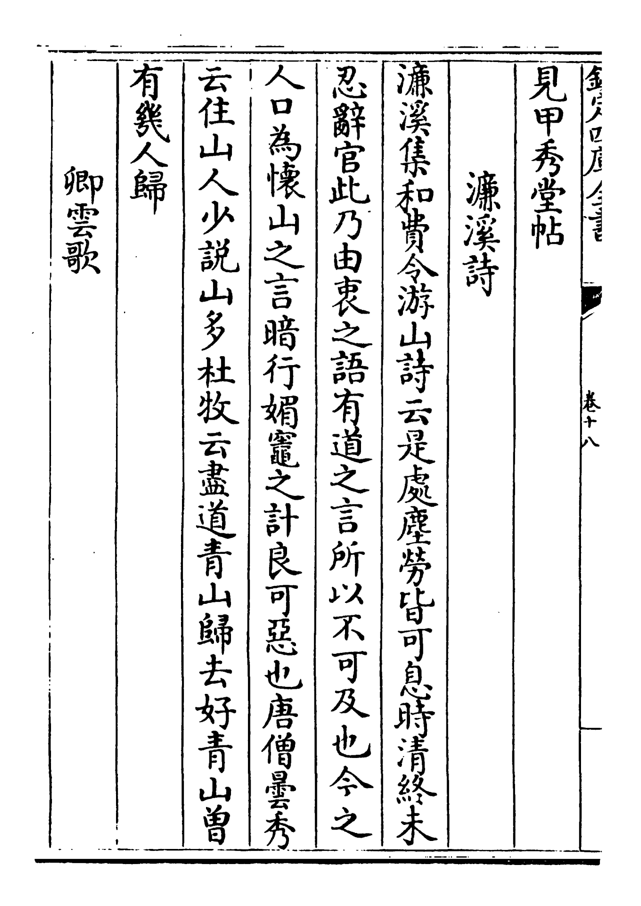
孟浩然詩句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
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後得

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顥玉壺清酒就君家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杜工部詩題有秋日泛江就黃家亭子而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絲係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李白帖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氷壺也李白書今有石刻存又



見甲秀堂帖

濂溪詩

濂溪集和貴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為懐山之言暗行媚竈之計良可惡也唐僧曇秀云住山人少説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

卿雲歌

太平御覽引卿雲歌卿雲爛兮糺漫漫兮糺今諸書所引誤作礼

古歌銅雀詞

古歌詞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今文選注所引遺一宿字遂不可韻難讀

莊子解

莊子為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

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竒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狶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為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為磬文數目顅脛肩即顅字如此類不一而士

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强附儒家漫曰此文字奇處妙絶又惡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欝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羅勉道莊子循本序

內則卵醬讀作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鮞皆以鯤爲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南史

吉珊傳鯤鮞螻蟻尚貪其生　鸑音渥　蛁蟟音刁料　鶻鵃音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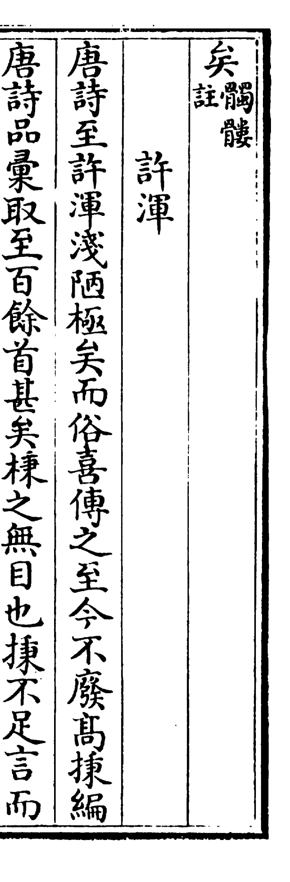
西蜀范無隠云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

成心即當思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休疑獨逍遥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脩身也碧虛陳景註。聖人成焉以身狥道而成功聖人生焉以道狥身而全生也陳詳道註儵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成而内聖之道虧也。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世為勞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

矣髑髏註

許渾

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至今不廢高棅編唐詩品彙取至百餘首甚矣棅之無目也棅不足言而楊仲弘選唐音自謂詳於盛唐而略於晩唐不知渾乃晩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弘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陳后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斯卓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當時已有公論惜乎



伯謙輩之懵於此也

三千歌舞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也審如此則是石勒之鄴宮煬帝之江都矣渾非有意於誣前代但胸中無學目不觀書徒筭聲律以僥倖一第機關用之既熟不覺於

懷古之作亦發之而後之淺學如楊仲弘高棅郝天挺之徒選以為警策而村學究又誦以教蒙童是以流傳至此不廢耳

石蛣御亭

唐人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一首王維錢起集皆有之其云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蛣春東南御亭上莫問有風塵用事頗隱僻石砝用荀子紫蛣魚鹽及文選石砝應節而揚葩事也御亭吳大帝所建在晉陵庾信詩御亭

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也今刻本或改石𧉮作右却御亭或改作衍亭轉刻轉誤漫一正之

古賦形容麗情

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宋玉招魂娭光眇視目曾波相如賦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枚乘莬園賦神連未結巳諾不分陶淵明閑情賦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盡麗情深入冶態裴硎傳奇元氏會真又瞠乎其後矣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也

庾信詩

庾信之詩為梁之冠絶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艶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艶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艶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艶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之詩則强作老成態度而綺艶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四言詩自然句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詩目前不彫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近世知學六朝初唐而以餖飣生澁為工漸流於不通有改鶯啼曰鶯呼易猿嘯曰猿唳為士林傳笑安知此趣邪

雨粟鬼哭

王充嘗辯雨粟鬼哭之妄云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也倉頡之制文字天地之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令天雨粟鬼夜哭哉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此乃正論漢書緯書又云兎夜哭謂憂其毫將為筆也堪一笑

托物起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起為壯士歌然後單馬入

陣所向無前至僧起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修唐書類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於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文云

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馳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岩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飼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曽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玉瑕錦纇

杜詩七言律如玉臺觀第三句遂有馮夷來擊鼓第七句更有紅顏生羽翼寄馬巴州首句勲業終歸馬伏波第五句獨把漁竿終遠去猶王右軍書帖多悮字皆玉

瑕錦纇不可效尤也今之臨文荒率者動以二公為口實是壽陵學邯鄲之步良可笑哉

詩小序

朱子作詩傳盡去小序盖矯吕東萊之獘一時氣信之偏非公心也馬端臨及姚牧菴諸家辯之悉矣有一條可發一笑併記於此小序云菁莪樂育人才也子衿學校廢也傳皆以為非及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為問先生曰舊說亦不

可廢此何異俗謗所謂王波去四點依舊是王皮乎

李益詩

尤延之詩話云會真記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於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風吹窓簾動言是所歡來其詞乃齊梁人語又在益先矣近世刻李益集不見此詩惟曾慥詩圎載其全篇今録于此微風驚暮坐臨牖思悠哉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沾堦下苔幸當一入幌為拂緑琴埃題云竹窓

聞風寄苗發司空曙○今南方所刻唐詩皆非全帙先公在翰苑日裒集唐詩極為精備較近日所傳大有不同縁吳人射利刻各家唐詩取其卷帙齊均厚薄如一以便於售極為可惡如顧況集其中遠寺吐朱閣春潮浮緑煙最為警策乃在削去之卷張籍本十二卷乃削減為四卷而弔韓昌黎一詩最奇亦在減數若楊炯詩不多乃取楊巨源詩妄入之王維集又取王涯詩妄入之陋者驟觀競相語以為新奇未見而爭市之是重不

幸也聊書以傳賞鑒者

崔魯華清宫詩

崔魯華清宫詩四首每各精練奇麗遠出李義山杜牧之上而散見于唐音及品彚漁隱叢話長安古志中各載其一而已今並録於此其一曰門横金鎖閒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其二曰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邉織女磯横玉叫雲天似水滿空霜霰不停飛其三曰障掩金雞蓄禍機翠華

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其四曰草遮回磴絶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搥碎黄鶴樓

李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黄鶴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鳳凰臺也其事本如此其後禪僧用此事作一偈云一拳搥碎黄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傍一遊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

有意氣時消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藝壓當行元是借此事設辭非太白詩也流傳之久信以為真宋初有人為作太白醉後答丁十八詩云黃鶴高樓已搥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遂收入之近日解學士縉紳弔太白詩云也曾搥碎黃鶴樓也曾踢翻鸚鵡洲殆類優伶副凈太保之語噫太白一何不幸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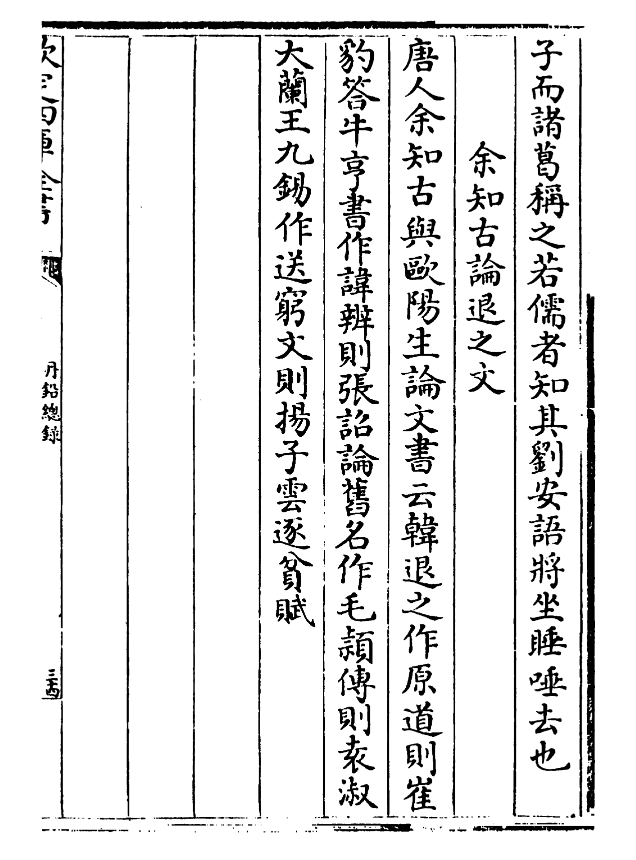
李耆卿評文

李耆卿評文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此

評極當但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耆卿名塗臨川人朱子門人之門人也所著有古今文章精義與陳騤文則識趣相倆佛云

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為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為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塲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



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劉安語將坐睡唾去也

余知古論退之文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亨書作諱辨則張詔論舊名作毛頴傳則袁淑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子雲逐貧賦

丹鉛總録卷十八